

老 树

□王焮淦 金乡县第二中学高一七班

村口氤氲着水雾,与风声融为一体。远远的炊烟升起,老树在那盘根,空灵的鸟啼声穿梭在树枝间,格外宁静。

它是一棵梧桐树,历经岁月的沧桑,承受时间的涤荡,皱纹爬满树身,枝干却依然坚挺。一年又一年的绿意,融入心房;一年又一年的花香,滋润鼻腔;一年又一年的落叶,扫去霾茫。一年又一年,它都会由青葱变得枯黄,再回到青葱;从发芽到开花,再到落叶,它仍旧在那里。

我的童年慢慢地被时间漂白着,想起过往的日子,跟这树融合在一起,分成根、茎、叶。

那时,老树是安静的。趴在树下,聆听着鸟儿的和鸣,那声音像幽谷中伴着的水气,轻盈婉约。它们在树上唱,我在树下听。然后,呆呆地看着老树裸露在地面上的根,还有着急搬家的一群群蚂蚁,咯咯地笑几声。

那时,老树是温柔的。爬上树干,眺望远方,看着归巢的鸟儿和从远处走来的母亲。手下一滑,径直从树上摔了下来——还好爬得不是很高。母亲闻声跑来,紧紧把我搂到怀里,轻轻地抚着我的头,说着“不疼,不疼”。母亲温柔的怀抱里惊魂未定的我一股委屈涌向心头,哇地哭了出来。

那时,老树是清幽的。五月初五,宴请家亲。母亲从里屋搬出八仙桌,在门前的老树旁摆下,又放下方凳。一股股炊烟从烟囱里飘出,与老树

牵手,转眼恋恋不舍地飘向远方。老树或许会摇摇手,留下些信物,让树叶随着炊烟远去。浓郁的绿叶中长出些许花苞,阵阵花香夹杂着菜香迎面扑来。

家宴开始,母亲点人开饭,却唯独差我一个。奶奶笑着说:“没准儿在树下哩,就属他和这树最亲。”

急匆匆地跑到饭桌旁,踮起脚尖,奋力将身子向上提。正是因为看不到桌面,便用手在桌面胡乱抓。不管抓住了什么,都径直塞到口中。要么是一粒花生米,要么是一根酸咸菜。再去抓时,一股香甜的气味从手中传来,忍不住看了一眼,一朵紫色的梧桐花安静地落在手心。

青葱岁月,悄然无息地离去,只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根根由下而上的钉子嵌进树身。满身疤痕,既是它,也是我。

后来,柏油路开入村庄,村口的水雾早已被烟尘代替,老树好像变得颓废,甚至一蹶不振,没有了昔日的安静,温柔与幽香。从那以后,树上少有鸟鸣,也少了安静的聆听;直至,三月少了盎然意,五月少了透骨香,九月少了轻飘叶,腊月少了落枝雪。

老树死了,说是铺路轧断了树根。母亲将树砍倒当柴火,终于,老树与炊烟融为一体。我央求母亲留下树墩,留下念想,毕竟它见证过我的成长、拥抱过我的童年啊!

又是一年春尚好,走到门前,树墩上有一株幼苗……

好!梳子在一个地方卡住了!我试着往下拽,爸爸翻了个身,挠挠头,吓得我赶紧松开了拿梳子的手。好在爸爸并没有醒来,我又屏住呼吸,拿起梳子梳了起来。一切顺利地进行着,梳完后,我小心翼翼地把这缕头发绑成一个小辫。

大功告成后,看到我的“杰作”,我和妈妈忍不住哈哈大笑出了声!爸爸被我们的笑声惊醒了,一回头看见捂着肚子大笑的我,问:“怎么了?”

我故作镇定地答道: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爸爸不明就里地站了起来,我们看见他的模样:黑黑的头发,有一缕被我用粉红色的头绳扎成了小小的朝天辫儿!我和妈妈再次哈哈大笑起来。爸爸更加茫然了,问道:“又怎么了?”

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,说:“哈哈……你自己看看吧!哈哈……”说着递给他一面小镜子。爸爸接过镜子一看,立刻就愣住了。看见爸爸呆呆的样子,我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童年是美丽的风景,童年是轻快的小曲,童年是可口的蜂蜜,童年是蔚蓝的天空,童年也是爸爸的小辫。

(指导教师 华瑜)

赵大娘迎面走来,说:这大半夜的,你俩干啥呢?

舅母一个健步冲上去,扯着赵大娘的袖子,问:大娘,您见俺家大福了吗?

赵大娘一怔,说:咋,大福丢了?下午俺倒是看见一个贼眉鼠眼的男的领着他不知往哪走,我看着那男人应该就是卖你的那个。

轰隆一声,一个响雷打了下来,照亮了半边天。此后舅母在床上躺了几天,几个女人轮番来“慰问”,又都悻悻地走了。赵大娘说:要不是俺从头看到尾,俺都不信,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,自己家孩子丢了,愣是一滴泪都不掉。众人纷纷应和着说:是啊,是啊,我去的时候也没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那天雪下得特别大,大舅干完活,早早地回了家,衣服都没脱,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等到饭做好了,舅母盛了碗热姜汤,想让大舅暖暖身子。她轻轻地将碗放到桌上,说:饿了吗?饭做好了,先喝碗姜汤暖暖和和。

大舅挣扎着轻声应了下,身体却一动没动。舅母心疼他,就握着他的手坐在旁边。大舅仿佛又睡着了,看上去安安静静的,可谁知没一会,大舅的手渐渐凉下来。舅母给他扯了扯被子,却摸到身上也凉了——他全身都凉了,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。她的手贴在大舅胸口,胸口的余热从她的指缝里一点一点逃出。

终于,雪停了,阳光照在大地上白晃晃刺得眼睛疼。舅母看着大舅的棺材被一铲一铲的土埋上,那双眼睛定定的,像是要从眼眶里蹦出来。谁也没想到她竟一颗泪都没掉出来,最后那嘴角还咧了咧。

一个人再坚强,只要想死就怎么也活不下去了。“砰”的一声板凳倒地,大舅母面带笑意,轻轻合上眼。眼角的那滴泪“啪”地落下,砸疼了大地……

(指导教师 刘传菠)

我的爸爸

□孙英卓
济南市实验初中八年级一班

我的爸爸叫孙立杰,是济南市公安局市分局的一名普通民警。在平凡的岗位上,爸爸用满腔赤诚奏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章。

我的爸爸作为人民卫士,为了社会治安,奋勇当先、惩奸除恶。以前,经常听他讲起自己工作中的点点滴滴,每次他都如数家珍,一副非常自豪的样子:今天给辖区的李奶奶搬了什么东西,给张大爷买的米和油;前两天抓了一个小偷,被那个小偷拿出刀子来威胁,可还是奋不顾身地抓住了他;那天在处理一个醉汉和出租车司机的纠纷时,被醉汉揍了几拳;昨天在处理一个案子时被当事人威胁,大家都劝说要小心点,爸爸却说:“咱干的就是这样的工作,要怕早就不干了!”是啊,我的爸爸最敬业,最勇敢了!过年的时候,还听爸爸说起自己已经从警26年了,都是我年龄的两倍了,厉害吧!

我的爸爸作为人民警察,他巡逻驻守、服务人民。自从疫情暴发以来,爸爸更忙了,上班就更没黑没白了。我在家里每天翘首企盼,盼着爸爸早回家,却不敢打电话催他。因为我曾经打过一次电话催爸爸回家,他回家后说了我一大通。我当时还不服气,心想:怎么下了班还不能回家呀,就非得您在单位忙吗?单位又不止你一个人!可现在想来,爸爸反反复复对我说的那句话:“我是一个老民警,我不上谁上?”不正

是爸爸从警26年来的真实写照吗?我的爸爸作为人民公仆,为了服务群众、任劳任怨。在我们市中区万紫巷,有一条路就是以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呢!因为爸爸当社区民警时,发现那条土路坑洼不平,尤其是雨雪天特别泥泞,居民出行困难。他便多方筹措,自掏腰包,为百姓们修了如今这条柏油路,为此当地百姓都称这条路为“立杰路”。还有,爸爸每年六一儿童节都带着我去山区给小伙伴们捐赠,已经坚持了八年,他不但自己去,还号召周边的朋友和一些企业家伯伯们一起去,他因此被山区的小伙伴们叫做“立杰爸爸”。

爸爸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赞誉:“最美济南人”“济南市道德模范”“济南市最佳社区民警”“济南市民警之星”“办案能手”等等。还有一张捐赠证书,是爸爸前段时间捐赠防疫物资,济南市红十字会发给爸爸的。爸爸还经常上报纸、电视呢!我的爸爸可是我们家的热点人物。

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!3月21日,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!因为从这一天起,我就再也没听到爸爸的声音。那天爸爸早晨去上班,再也没回来!我再见到爸爸时,他满身插着粗粗细细、五颜六色的管子,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我扑上去,摇他、晃他、喊他,可不管我怎么做,爸爸也不睁开眼睛看我一眼;我给他讲我成绩有了很大进步,受到老师的表扬了,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同我击掌庆祝;我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,他也没有跟着哼唱。我只看见,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监护器上的数字因过速而不停地发出“嘀嘀”的报警声;护士阿姨给他吸痰,他在床上弹起,我以为爸爸醒了,激动得喊起来。可护士阿姨却说“没醒,这只是应激反应。”爸爸24小时用着冰毯,体温却还一直在39摄氏度多。他的腰本来就不好,这下可别冰坏了呀!爸爸呀,您知道,我有多着急,多难过吗?听医生说,爸爸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,我才不信呢!不可能!我的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!因为,我的爸爸有钢铁般的意志!

爸爸,不管现在怎样,将来怎样,您永远是我最心目中最棒最棒的英雄。我为有这样一个爱岗敬业、乐于奉献、舍身忘我的爸爸感到自豪。您是伟大的英雄,是我永远的榜样!

给爸爸扎小辫

□王孜若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2014级二班

童年是甜蜜的,就像是一块甜滋滋的糖;童年是彩色的,就像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;童年是快乐的,就像一颗开心果。

“呼——唻,呼——唻。”这是一个火热的下午,吃过午饭的爸爸正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,六岁的我正在客厅里玩耍。爸爸“卖力”地打着呼噜,那声音在昏暗的客厅里回荡着。随着爸爸越睡越香,呼噜声也就越来越大,大得都快要

把屋顶震下来了,就连关着门在卧室里午休的妈妈也被吵醒了,我也被吵得没心思再玩了,只有爸爸还浑然不知地继续睡觉。

我和妈妈无奈地看着熟睡的爸爸,打算“惩罚”一下他。可是怎么惩罚呢?我看看妈妈,妈妈也看了看我,她的一个眼神让我明白了她的意思,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我马上跑向梳妆台拿来了头绳和梳子。我和妈妈蹑手蹑脚地走到爸爸身边,我慢慢蹲下,悄悄捏起他一缕较长的头发,轻轻地想用梳子梳顺。可是爸爸的头发打了好几个结,呀,不

大 地

□李淑清 济宁市育才中学2018级9班

在我年少的记忆中,大舅母算是长得最好的。

舅母是南方人,二十左右被拐卖来。那天人贩子拉来了满满一车“货”,几个听到信儿的早就守在村口,准备抢几个便宜的。等大舅赶到时,已所剩无几,剩的也都是灰头土脸,唯独她。她穿着的那鞋不仅全是泥,还掉了一半底儿,走起路来拖拖沓沓,上衣划了几个口子,领口还被扯烂了,半边脸也高高肿起,脸上的手印清晰分明,嘴角还有些许血迹。但破烂的衣服遮不住那初成少女的曼妙身姿,脸上的尘土挡不住那胜雪的肌肤,那双眸子中噙着泪犹如一泓清水,一双平眉,眉梢如剑般锋利。听同行的几个女人说人贩子看上了她,这姑娘硬是以死相拼,才暂且保住贞洁。

近五十的大舅看得眼都直了,跟家里合算了好几天,才决定用仅存的两头牲口换这个姑娘。

舅母生了个儿子,名叫大福。老太太为这宝贝孙子做了百家衣,舅母更是买了个纯银的长命锁,牢牢地拴在大福脖子上。

那天大福同往常一样给舅母打了招呼要去奶奶家,舅母也习惯地应了声。

一股怪风吹来,吹得树叶沙沙作响。舅母打了个寒战,扭过脸来给大舅说:眼看这天就要下雨了,我去咱娘那儿把大福接过来。

刚一进门,老太太就招呼道:媳妇快来,快来,这饭刚出锅,快来吃两口。舅母说:娘,俺就不吃了,眼看这雨就要下来了,俺来接大福回去。老太太说:大福?他没来啊。

一抹担忧从舅母脸上闪过,她心头一颤,说:这孩子整天东窜西窜的,这又是去谁家玩了?娘您吃饭吧,俺去找他。天很黑,四周寂无声息,大舅搀着的舅母,她脸色惨白。